

導讀 Introduction

用書寫， 擁抱世界

My Writing, Embrace the World

策劃引言

祁立峰 LI-FENG CH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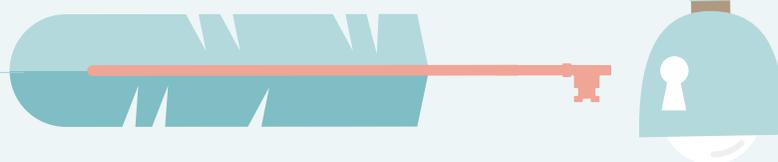
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副教授

所謂的「兼職寫作者」

其實到底該如何定義「寫作」以及所謂的「專職／兼職寫作者」，我自己也頗感困惑。寫作一開始不過就是一種自我表述的欲望，就像少年在草地上那樣丟球，接著有一些選手入選，進了國家代表隊，成為職業棒球選手，每一球多少價錢，每一字多少稿費。但寫作帶來的快樂是那麼的一如初衷，少年額角閃爍著晶瑩汗珠，不計酬勞不問代價，就這麼一球一球投擲出去，再接住，球傳回到手套那般溫熱觸感。

那麼好了，只是在現下台灣的环境裡，成為一位專職寫作者這事，本質上就不可能，又或者說無法成為一個正經正常的職業，當一個真正被社會上認可的成年人。我們自幼被耳提面命，要當一個真正被世界認可的成年人，當一個社會的中堅分子，甚至龐大社會國家民族機器的一枚齒輪，但直到這些年我們終於物化到不再像自己本來模樣的時候，才想到要詰問一個人要成為怎樣的職業，如何才能算得上被社會認可的「大人」？年薪多少，成婚育兒，孝事父母，或有些更形而上的規範與條件？

但反過來說，兼職寫作則常態得多。有記者兼任作家，有醫師兼任作家。如我自己在學院內工作，日常坐對韋編，耽溺於枯燥寂寥的教學研究工作，寫作就成為另外一種轉換，用不那麼嚴縫密接的邏輯，不那麼結構森嚴地推演出文字。星河光塵，煙嵐氤氳，那些濛濛不清的文字決計不能被現行的學術論文規範給容忍的，但卻可以在寫作世界裡完成。



更進一步來說，寫作給了我與其他的大學工作者另外一幢祕密的華廈，點滿橘亮的溫暖燈火，溫暖而輝煌。因此在本次焦點話題裡，我邀請了幾位非專職寫作，除了當作家之外另有專職的作者，分享他們對寫作的看法，對自己職人身分的觀察，以及遊走斜槓於這兩重身分（或人格）之間的體貼與啟發，身為專職者的日常，身為寫作者觀看世界之方式。

因此，這樣的企劃姑且就當作給嚮往專職寫作，卻又確實無以維生的夢想者一個借鑒吧。寫作固然是一種艱苦卓絕的工作，卻也可以是永保初心的棒球少年，手套縫補了幾次，球皮的縫線擦破了

脫線了，下過雨的草地滿是泥濘，但少年仍不為什麼、繼續執拗地一球又一球投出去。這就是兼職寫作者的形象。他可以是醫師，是記者，是編輯，是推銷員，是消防員，是做工的人教書的人奔走的人日常勞動的人。但他依舊可以是作家，寫作，一個字一個字地去寫，將墨蟻字痕爬滿電腦空白的觀景視窗，就繼續這麼寫下去。

或許這更難能可貴。當寫作變成一種純粹的興趣，熱情，而就像那些反覆謄寫的格言說的——真正的熱情就是願意犧牲一切去代償去維繫的價值觀。三觀俱正，終於練成一個真正的、寫字的人之形象。那是多麼熾熱如火，又多麼彌足珍貴。

祁立峰 創作教室

以前若問老師「寫作」的訣竅，我記得老師不外乎講兩句話（嚴格說應該是兩個字）：「多讀、多寫」，但反覆琢磨我倒覺得這也不算錯。讀是模擬，習是習作，我們一開始學習別人的風格、技術、題材，進而自己練習，找到一種獨具的技術、策略、聲腔，然後成就出自己的風格，如此而已。用流行語來說大概就是，寫作不難，找回初衷而已。

不過再進一步來說，各題材仍然不大一樣。現代詩講求意象的調度，靈光乍現，我至今不會寫也沒有嘗試過。而現代散文則是語言的精鍊技術。對我來說，最困難、最費力、卻也是文壇公認最具代表的體類恐怕還是小說。長篇小說。寫作時得排除萬難，空出一個完整的斷代時間，在書房裡坐對韋編，面對空白電腦，字句琢磨排列組合出來。如果問我長篇小說最挑戰之處，我覺得就是把故事不斷地寫下去。難免會有覺得寫得很爛、希望悔作毀稿的時候，但我勸各位就是繼續寫，把它寫完。或許寫完之後再徹頭徹尾地改，再浴火重生地改，但先寫完就對了。這大概就是對於寫作上想到的一點粗淺的拙見。